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 第三十七回 小福祿叩閩告狀 范丞相奉旨訪查

伏聽子規枝上啼，悶坐停杯不語時。窗外日光彈指過，席間花影坐閒移。

話表白豔紅從范相府回，在客寓將范相府寄簡之事言了一遍。小福祿聞言，便將狀詞起了底稿，反覆看了數遍，斟酌盡善，然後恭楷謄清，收訖。

光陰迅速，已至新春。天尚未明，福祿起來用了點心，白豔紅也梳洗已畢。福祿遂到街上等候叩閩。已交巳牌，忽見一匹流星馬飛奔而來，喊道：「聖駕回朝，爾等百姓，跪迎聖駕。」只見各鋪戶皆排香案，眾黎民跪在兩旁，人聲寂靜，萬籟無聲。不到半刻之工，但見龍旗鳳幟，金瓜鉞斧，錦衣太監，御林軍、護駕侍衛、眾王侯世爵有騎馬的，有步行的，一隊隊在前。接連著十六名帶刀護衛，皆是虎背熊腰，排列隨駕。後隨細樂有十六對提爐，聲韻鏗鏘，香煙裊裊。後隨一柄曲柄黃羅繡龍傘蓋，下罩萬歲聖駕。左輔右弼二位丞相，騎馬隨行。又有八名帶刀頭等侍衛，扶著龍輿緩緩而行。福祿跪在人叢，見聖駕已近，便將御狀頂在頭上，口呼：「萬歲，小民冤枉。」眾臣皆驚。只見武士手執金瓜，方欲擊下。范丞相心中明白，喝住武士，趕即下馬，跪伏聖主駕前。口呼：「吾主，現有小小孩童犯顏叩閩，必有大冤。恒思螻蟻尚且貪生，豈有人不思活命，竟敢衝犯聖駕，自尋死地之理。據他口稱冤枉，大約定有奇冤。吾主寬恩，容臣取他狀詞，吾主御覽是何冤枉，嚴加訊問，以正國法，而凜天威。」天子准奏，范相接過福祿的御狀，閱了一遍，復至駕前跪奏：「臣閱此狀，乃係書童代主鳴冤一案，求陛下將該犯暫交武士帶轉朝門，再行嚴訊。」天子准奏。

武士遂將福祿帶訖。聖駕還朝升殿，文武朝參已畢，范丞相將叩閩狀詞呈上。天子覽遍，龍眉一縷，向范相口呼：「愛卿，據狀內稱，屢經上控，均已斥駁。該撫既經不准，必然案無遁飾。乃敢叩閩，希圖僥倖，其中情節，顯係有人從中唆使等情。即著卿家帶去，嚴加審訊，據實覆奏。」范相領旨，值殿官遂將原狀擲下。范相取了狀詞，謝恩退下，聖駕還宮。

范丞相將福祿帶回相府，當即傳齊差役，立刻坐堂。福祿跪在下面，范相問：「爾既代主鳴冤，速將冤枉訴上來。」福祿見問，遂跪爬半步，口呼：「相爺在上容稟：小人的主人乃是鬻門秀士，懦弱書生，平時只知讀書，那有黑夜持刀殺人理之？縣太爺只執一己之見，以折扇為證，嚴刑酷拷。我家少主人受刑不過，屈打成招。相爺明見，小主人即便持刀殺人，應該檢出凶刀。既無凶刀，何以折扇為證？因此屢經上控，冀申冤枉，曾蒙上司皆以縣詳為憑，屢控屢駁。小人情急，與老主母言明，趕到京城，來告御狀。明知叩閩罪該萬死，但是小主人既遭奇冤，老主母臥病在床，我之小主人冤不能申，坐以待斃，不若小奴才冒死申雪，或可仰動天顏。小人實是情急叩閩，並無虛語。若蒙相爺見憐，使小主人奇冤已白，小人雖千刀萬剮，甘心領受。」言罷，叩頭不已。范相又問：「你言情實冤枉，並無半句虛語，本閣且問你，這紙狀詞是何人給你調寫？」福祿說：「是小人自己調寫。」范相喝道：「胡說！你言無半句虛言，即此就是虛言，你是書童，何得能寫此狀詞？明顯欺蒙！」福祿說：「小人陪伴小主人日在書房，承小主人時常教訓，因此粗知文墨。此狀實係小人調寫。」范相說：「狀詞既係你親自調寫，你且將狀詞背寫上來。」福祿口呼：「相爺賜下紙筆。」旁有伺候人，將紙筆送下。福祿便伏在地上，不移時，繕寫已畢，呈送上去。范相細看，狀詞不差，字跡與狀上無二，字跡清秀，暗暗欣羨：「不料小小書童，有些膽量，有此才學，有此情義，真真難得！」遂令人仍然帶下去候覆，奏看聖意如何。

范相退堂入內宅，就將以上情形向夫人說知。夫人聞言，亦是贊美。范相歎道：「老夫年逾五十，膝下尚虛，若得有此一子，也可慰咱夫婦二人之心。」言罷，走入書房，遂即具了表章，以便明日覆奏。

次日五鼓起來，換上朝服，入朝覆奏。走進朝房，文武百官皆問叩閩之事，范相略說大概。忽聞靜鞭三響，天子臨朝，文武百官皆趨詣金階，山呼已畢，分班站立。值殿官喊道：「百官有事呈奏，無事退朝。」范相出班跪奏：「臣昨日欽奉諭旨，承審叩閩一案，現已審明，特具表章，恭呈御覽。」值殿官將表章呈上，天子覽畢，曰：「據卿所奏，這叩閩小兒實係義僕，徐文炳一案係有司不明，不能悉心推究，從中必有覆屈。雖然上控，又係照詳批斥，一味含糊。據此奏陳，必須徹底根究，務使民可申冤，官知所做。」遂提御筆在表章上寫道：「據表已覽，即著該大學士范其鸞，即日前赴杭州訪查明白，以申國法，而恤民情。福祿叩閩，例應治罪；姑念忠心為主，著從寬免究。仍著該大學士帶同前赴杭州，歸案嚴訊，以彰國法，而重政刑。欽此。」御批已畢，當即發下，范相亦即退朝，回至相府。當與夫人說明，親赴杭州查訪。

即日料理清楚，次日上朝陛辭已畢，即帶范保、范洪兩名家丁，並福祿一齊出京，水陸並進。一日到了淮安，本擬上岸親到胞妹雲府，因聖旨在身，不敢費公就私，遂令范保赴雲府問候。當即開船前進，這日已到鎮江。忽然想起劉瑾之義子劉彪在鎮江無惡不作，因其順便訪其劣跡。主意已定，遂令船子泊船。范相改換衣服，頭戴九梁巾，身穿藕色道袍，腰繫香色絲縑，手執折扇，扮作江湖術士模樣。令范道袍，腰繫香色絲縑，手執折扇，扮作江湖術士模樣。令范洪、范保扮作青衣，遠遠相隨，並令船戶不准聲張。主僕三人一齊登岸，各處遊行。見人煙稠密，街市繁華。